

新晋大厨

□河南潢川 丁峰

妻不善持家,半辈子没做过饭。她是临床大夫,几乎每日中午都过了饭点才下班,工作性质让她缺乏厨房锻炼的机会。日子久了,习惯成就分工,我颠锅操勺,烹煎爆炒,她洗碗刷锅,叮叮当当,偶尔能榨锅豆浆,配合可谓默契。

我家午餐一贯炒菜吃米饭,宁可居无竹,不可食无肉,儿子长身体,无肉不欢,我也有菜佐酒。这样的饮食习惯持续了很多年。孩子长大了,离家求学,两人世界的饮食格局就发生了变化。妻是大夫,建议我多吃粗纤维青菜,利胃肠道健康,剩的青菜一律倒掉,不然会产生亚硝酸盐,还劝我晚餐少肉。于是我们决定晚餐吃素吃面。我多年不食面,固习难易,当然也做不出好吃的面条,妻就自告奋勇,承担起做面的任务,我为之窃喜,饭来张口的日子终于来了,好歹都吃,还得半日清闲,琴书之乐,优哉游哉。

夜幕四垂,我从球馆荷拍戴月

归,运动分泌多巴胺,我愉悦回顾球场酣战的快意,顿觉一缕浓香撩拨鼻息,妻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,“三八节放半天假,闲来无事学了做面,尝尝味道如何?”妻笑着说道。嗨,碗里青翠青菜半掩银丝,几片蕴着汤汁的牛肉精神抖擞地摆着,红艳的椒丝点缀均匀,用筷透挑一下,霎时,食前香雾氤氲起来。我急不可待地大快朵颐,口含珍馐,含糊不清地连连夸着赞词。她忻忻地看着我吃,享受着食客对大厨的崇高礼赞。

真是意外惊喜。她能把近百人科室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,却始终收拾不好家里杂乱的居室;自考微积分能得高分,却始终弄不清家里日常开销;能把患者的手术切口缝合得天衣无缝,可怎么也缝不好我脱落的衣扣。但凡用心之事,皆尽善尽美,而对不关心的事情,往往不见泰山。她自从承担起做面的任务后,就开始发挥她善于钻研的

优势,上网找资料,参与饮食论坛,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几次灶火炉烟的实战后,她做面技术日臻完善。问她做面的秘诀,她笑而不宣,最终架不住我阿谀奉承,终究和盘托出其中的机巧,一锅面条能讲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,我频频点头称奇。

凝神遥想,当下两人世界生活即将结束,孩子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,异地生活的孩子工作忙碌,不久的日子里需要我们照顾,只会做面的妻子肯定不能满足未来生活淑景的要求。老妻说:“未来不足虑,有此做面精神,等我退了休,让你食前方丈!只要用心,美好生活会有的,信不?”如是敢说,如此担当,我想她有了做面的基础,那天下难事,必作于易,天下大事,必作于细。也足征魏源之言,人才能者,求之者愈出,置之则愈匮。妻的话让我脑海里浮现出她下厨烹饪的情影,系着围裙的样子真美。

坐对一山青

□河北保定 马亚伟

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太具诱惑力了,新买的房子正和了我的心意,对面就是一座青山。

那是一座无名山。宅居中,正可以与山对坐。这座山不是主峰,是陵山绵延过来的一座。春意渐浓,山上绿色也渐浓。早晨拉开窗帘,便可见青山排闼而入,送来满眼青葱。

舒服地坐在椅子上,与山对视,交流。我坐着,山也坐着。我微笑,山也微笑。这座山实际离我五六公里,可坐在窗前,觉得山近在咫尺,山上的青松翠柏似乎触手可及。山上没有陡崖峭壁,一点也不峥嵘,山的轮廓是滑滑的曲线,和缓地绵延而来,又和缓地延伸而去。像一个好脾气的孩子,我只需伸出手,便可以握一握它温和的大手。

最喜欢早晨推开窗子,看一层淡雾中的春山,仿佛披一身白纱的曼妙女子,犹抱琵琶,遮面浅笑。春山在飘渺之间,如黛色的画屏,勾勒着简单的轮廓,隐约成一幅淡色的写意。就这样,我与春山对视,看晨雾一点一点消散,看熹微的晨光破空而来,心里盈满了喜悦。我与春山,像一对促膝的朋友,彼此端坐着,用眼神交流,用语言沟通。

雾散尽,风烟俱净,山便像孔雀开屏一样,绚烂出更加迷人的风姿。山间的绿树,已经勃发生机。还听到啁啾的鸟鸣,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野花的清香。我禁不住脱口而出,“野芳发而幽香,佳木秀而繁阴”。可是,我是在对谁说呢?不是自语,我是在说与青山听。这是仰慕和欣赏的赞语啊,可

山会懂吗?会的。

白天,我开始劳作,山也开始劳作。我忙着看书写字,山也忙着。树忙着生长,花忙着开放,鸟忙着鸣唱。黄昏,暮色薄如蝉翼,青山披上了夕阳酡红的纱衣,愈加楚楚动人。鸟儿归巢,青山也要回了。夜幕拉开,青山恋恋不舍地谢幕,终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。很久,我还在窗前端坐,我不开灯,就这样坐一片漆黑里,与青山惜别,聆听彼此的心跳。夜晚,我和青山共枕一弯明月,安睡在静谧之中,睡梦中,可以听到山的呼吸。第二天清晨,又有鸟儿“啾啾”地来敲窗子,是青山派来的信使,在呼唤我快快起床,来赴一场和青山的约会。

坐对一山青,人也默默,山也默默;人也欣然,山也欣然。

陌上花开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陌上花开,是令人欣喜的事。吴越王钱镠多日不见爱人庄穆夫人吴氏,急切盼其归,但想到陌上花开了,还是忍了忍,转而说道,可缓缓归矣。这是春天最美的情话。

春天,郊野阡陌上的野花,如天上的星星一般,星星点点,亘古不变。每年看,都是那些,但总也看不厌。乡下长大的人,看到这些小花草,有亲切感,就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个春天……

不管哪个春天,铺在它大门口,都是婆婆纳。婆婆纳像毛绒绒的绿地毯,铺在阡陌上,小小的四瓣蓝色花,是缀在地毯上的蓝钻。婆婆纳的适应性和生命力都很强,从中原到江南,它一直翻滚在郊野的阡陌上。不用怕它失约,也不用担心它消失。一看婆婆纳,我不禁觉得欢喜。

地丁,守护大地的家丁。地丁守护大地不扛大刀板斧,却扛了两三把紫色的小花,你说萌不萌?小朋友把紫花地丁叫做交友草。为什

么叫交友草呢?你看,它花朵下面不是有个弯弯的钩子吗?两人各采一朵花,若两个弯钩能钩在一起,就说明持花者有缘,可做好朋友。我和女儿试了试,钩住了,像胳膊挽着胳膊。

猫脚迹学名叫通泉草。它喜湿,常长在较为潮湿的沟坡上,小河边,而潮湿的地方往往靠近水源,大概因此,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通泉草,但我却习惯叫它猫脚迹。猫脚迹的花萼像个雪青色的钟,边缘向前延伸出白色花瓣,分三裂,花瓣上还有两片橘黄色的斑,总体看起来,像猫咪的脚掌,故而又名猫脚迹。猫脚迹遍布全国各地。

点地梅是我最喜欢的陌上花。在我家乡的阡陌上,点地梅到处都是。它的叶子紧贴地面围坐,带霜色,不起眼。叶中间长着一簇细细亭亭的花萼,每根都分别举着一小簇花。点地梅五个瓣,黄蕊,花瓣白色的居多,有的也带着一些粉,像扑了胭脂。一眼望去,它们就像昨夜遗落的星尘或月光,莹莹的,

似乎在试图点亮那黑沉沉的、刚刚解冻的幽暗大地。

小时候,并不知其名字,问大人,大人们也不知。没关系,无名也喜欢。只是,移居江南后,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花。每到春天,就格外想念,于是上网去查,查得了它的名字,又查得了它的图片。图片我做成电脑桌面的壁纸,每次打开电脑时,都可以看到它。它让我心安。

我对五瓣的小白花情有独钟。后来,从《楚辞》中看到,屈原把橘树的小白花叫做素荣,“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。”那一刻,我的心有些颤抖。想起了一花,一人。花非橘花,而是点地梅,我乡没有橘树;人,则为我的母亲,她的名字就叫素荣……

此刻,我有点儿想念家乡的点地梅,想念家乡的春天了。春天的花影里,浮着我的梦,浮着一些我再也触不到的人影。

陌上花开蝴蝶飞,江山犹似昔人非。

帮人如帮己

□仪征 晴川

早上走得匆忙,太阳能忘了关水,就把这祸端闯下了。

午休睡意朦胧中忽接到物业电话,一激灵翻身而起,急匆匆赶回家。水正从卫生间潺潺流出,洩到了大门口。卧室内木地板全沉在水中,如虹桥卧波,人立即懵了圈。

那天上午刚好楼下王老师休息在家,看到屋顶渗水滴答才知出了纰漏,又没我的联系方式,只能一面告知物业,一面急急下楼关闭水闸。因为她还要赶到学校上下午的课,只得让上班的爱人回来帮忙处理。一个高高瘦瘦的东北大男孩,一听她呼叫立马放下工作赶回了家。

清理积水是当务之急。地板下是木格栅,全淹了,一泡便膨胀,赶紧把木板撬开。水没脚踝,套双拖鞋趟水走,跟前的办法,唯有蚂蚁搬家。我找了两只脚盆,他回家取来两只擦米的塑料舀,人手一只,一下一下刮,一盆一盆端,水慢慢降下来,都汪在低洼一处,一直到傍晚战斗结束。又用毛巾细细擦拭一遍,心放下了,才目送一身湿透的他下楼。

楼上养鱼,楼下遭殃。她家严重不严重呢?我这个罪魁祸首竟然忘了去招呼一声,查看一下。说

忙昏了肯定是借口,是不敢,是愧疚,好像还有点无所谓。犯错的人都这样子吗?现在想来有些失礼。

某日晚上在楼下碰到他们一家散步,我随口说要帮他们维修一下或者你们自己找人修也行,费用我出,他们婉拒了,“反正是旧房子,没事,帮人如帮己。”哈哈的就过去了。听起来让人迷惑又惊奇,这般云淡风轻。

我们虽住上下楼,却并不熟络,顶多见面点点头而已。一次麻痹大意让我知道了邻居的好。人都知道感恩。那件事情之后,我曾设想过好几种感激她一家的办法,但只是心里想想,并未当面表示,更没有真诚行动。庸常日子,大家都忙,都在为生活奔走,下班了又很少碰面,即便偶尔过道遇见,也是简单问个好,出了门便各奔东西。

人啊,极容易把别人的大度当成了理所应当。时间已去月余,像提醒似的,每次夜半听到风扇呼呼转动,脑子里便会爬出这件事来,响着“帮人如帮己”这句话。我想,如果有一天谁人突然出现类似的什么状况,我应该也会和我的邻居家一样,做一个虚心的、一言不发的学徒,默默地施以援手,无论何时何地,我都能够做到。这一点我敢肯定。

父亲捋书角

□湖北十堰 颜克存

儿子放学回家,我陪他写作业。当他把书从包里拿出来时,他的书简直可以用“惨不忍睹”来形容。书的封面不知什么时候被撕了一大块,要掉不掉的样子,封底直接找不着了,书角一页一页向上卷,褶皱皱一层层,看着都觉得心疼。

我只好帮他把一页页书角翻开捋直,然后用大拇指使劲按压,可书角褶皱的时间太久,用力按压时,它们顷刻间恢复平直,可一旦我松开手,书角立刻又卷翘起来。

老父亲前来书房取书看,我的“黔驴技穷”全都被他看在了眼里。他朝我笑了笑,“你这样捋书角是不行的,你得先让书角湿润,就像你小时候上学时我给你捋书角那样,保管起作用。”听了父亲的话,我恍然大悟,朝父亲傻傻地笑了笑。

小时候上学,每当我的书角褶皱太深时,父亲都用他自创的“蒸气法”帮我把书角恢复原样。父亲先找来一个大茶缸,把炉火上正沸腾着的冒着白气的开水倒进去,然后把皱褶的书角一张张分别用手翻开捋直,再拉直书角将其一一放置在茶缸上方,任由水蒸气把书角处的纸张变润。待所有书角全都捋直润过蒸气,才将书页合起来,平放在桌面上,最后把装着开水的茶缸压在书角上。滚烫的茶缸就如同熨斗熨烫衣物,轻轻松松就能把书角熨烫平直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2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